





列傳第四

南史十四

李

延壽

宋宗室及諸王下

宋文帝諸子

孝武諸子

孝明諸子

文帝十九男元臯心生元凶劭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路淑  
 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穆王鐸高脩儀生廬陵昭王  
 紹殷脩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脩容  
 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脩容生武昌王渾沈  
 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生山陽王休



祐蔡美人 生海陵王休茂 董美人 生鄱陽哀王休業 顏美人 生臨慶沖王休倩 陳美人 生新野懷王夷 父荀美人 生桂陽王休範 羅美人 生巴陵哀王休若 紹出繼廬陵王義真

元凶劭字休遠 文帝長子也 帝即位後諒闇 中生劭 故秘之 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 劭生自前代人 君即位後 皇后生太子 唯殷帝乙踐祚 正妃生紂 至此又有劭焉 始生三日 帝往視之 簪帽甚堅 無風而墜于劭側 上不悅 初命之曰 劭在 文為召 刀後惡焉 改刀為刃 年六歲拜為皇太子 中庶子 二率入直 永福省 為更築宮制度 厥麗年十二出

居東宮 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妃 十三加元服 好讀史傳 尤愛弓馬 及長 美鬢眉大眼 方口長七尺四寸 親覽宮事 延賓客 意之所欲 上必從之 東宮置兵 與羽林等 十七年 劭拜京陵大將軍 彭城王義康 竟陵王誕 桂陽侯義融 並從 二十七年 上將北侵 劭與蕭思話 固諫 不從 魏太武帝至瓜步 上登石頭城 有憂色 劭曰 不斬江湛 徐湛之 無以謝天下 上曰 北伐自我 意不關二人 但湛等不與 江徐不平 上時務本業 使宮內皆蠶 欲以蠶女 巫嚴道育 夫為劭 坐沒入奚官 劭姊東陽公主 鸚鵡白公主 道育通靈 主乃白上 託云善蠶



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  
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感之  
始興王潛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  
過不上聞歌儻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  
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刻玉為上形像  
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為子  
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與巫蠱  
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  
與潛謀之嫁與潛府佐具興然懷遠為妾不啓上慮事泄  
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讓劭

曰汝間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處劭荅南第  
昔屬天興求將吏驅使視形容粗健便兼隊副下人欲嫁  
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書告潛并使報臨  
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潛荅書曰啓此事多口今始  
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  
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  
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荅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  
監上當無此簿領可急宜撻之殿下已見上未宜依此具  
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為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  
慶之漸凡劭潛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為名號謂上為彼



人或以為其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王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劾殺之劾密使人害天興既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憲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劾濬手書皆云謂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sub>一</sub>詰責劾濬劾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sub>言</sub>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人張旰家上謂江夏王義常見典籍有此謂之傳空言不意親覩劾南面之日<sub>得</sub>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

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坐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氏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時道士范材脩練形術是歲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既殯江夏王疑其仙也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于背上聞而惡焉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劾兵東宮實甲萬人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人張旰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使掩得一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惋駭須檢覆廢劾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為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濬



濬報劾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表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並驚愕明旦劾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明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劾語門衛云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

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並無侍衛上以几自鄣超之行殺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劾進至合殿中閣文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瑗瑗懼不時出及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未及答斬之遣人於崇禮閣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劾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問旨荅曰心邪劾曰邪佞之心以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舉果屯中堂劾即偽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為書曰徐湛之殺逆吾勸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剋殄可大赦改元為太初素與道育所



定也蕭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  
惠帝即位便改年劭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以不文  
乃使王僧綽始文帝未嘗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  
兵其禍不測宜列萬人兵於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上不從  
及劭殺逆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  
對曰得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劭聞而怒毆殺之即位  
訖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  
斌為尚書僕射何尚之為司空大行大斂劭辭疾不敢出  
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嘗欲  
相危我已為卿除之矣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

以侍中王僧達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成  
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政道遣使  
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  
以殷冲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保司徒南譙王  
義宣為太尉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  
以先豫廢立見誅長沙王瑒弟指臨川王燁柱陽侯覬新  
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謚帝帝不敢盡美稱謚曰  
中宗景皇帝及閩南譙王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  
王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  
中下省四月立妻殷為皇后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



謂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厝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  
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防孝武世子於侍中  
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潛與孝武書言上  
親御六師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上聖恩  
每厚法師令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  
王鏐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  
王義恭何尚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  
忽誅其餘累政足堅然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潛及蕭  
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  
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以為宜以近待之遂出則京師空

弱東軍乘虛容能為患不如養公待期劭善其議蕭斌厲  
色曰中郎二十年業不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劭不  
納疑朝廷舊臣不為之用厚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  
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為南平王鏐右軍參  
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齊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  
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  
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  
偉之為皇太子及義軍至新亭劭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  
士懷劭重賞皆為之力戰將剋而魯秀打退鼓軍乃止為  
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褚湛之携二子與檀和之同歸順



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單馬南奔劭遣潘毅義恭諸子以輦迎將侯神像於宮內乞恩許為六司馬封鍾山郡王蘇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縹為文選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為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衣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五月三日魯秀等攻大船鉤得一舶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波仗歸降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為樓城內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衮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為宣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

四日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闔閭門外並走還入殿程天祚與薛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臧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執之潘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縹於西明門出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潘下馬曰南中郎今何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自歸命於馬上斬首潘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鵬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嘉



十三年八歲封始興王濬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妃  
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恣內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  
文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中僧綽中書郎蔡興宗  
等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恚恨致崩  
故劭深病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  
遂善多有過失屢為上所讓憂懼與劭共為巫蠱後出  
鎮京口乃因負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  
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第不  
應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濬為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都督領護南蠻校尉濬入朝遣還

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  
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  
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明  
年荊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  
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唯  
謝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冀刻已思愆何  
意忽藏嚴道育今日用活何為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  
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劭  
入殺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臺內叫喚宮門皆  
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濬



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濬不聽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濬曰皇太子今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縵帛下船及劭入井高禽於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質因辨其逆狀荅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因問

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為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鞞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鏐曰此何有哉乃斬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於此劭濬及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也濬



南史列傳四  
妻褚氏丹楊尹湛之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  
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其餘  
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殿故基  
止於御床之所為亂兵所殺剖腹剝心斃割其肉諸將生  
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  
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揚灰  
于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汙渚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追贈  
潘淑妃為長寧國夫人置守冢為司隸校尉劭冲丹楊王  
丑弘並賜死冲為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為劭簡配  
士盡其心力故也

南平穆王鐸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歲  
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  
為亞迹陸機二十二年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方  
事外略罷南豫州併壽陽以鐸為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  
二十六年魏大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  
自固魏作高樓施弩射城內城內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  
金像以為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  
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魏人以蝦蟇車填漸內薄攻城死  
者與城等遂登尸以陵城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  
殺傷萬計汝水為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鐸遣安蠻司馬



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魏人燒攻具而退元凶殺  
立以鑠為侍中錄尚書事劬迎蔣侯神於宮內疏孝武年  
諱厭呪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潛  
俱歸孝武潛即伏法上迎鑠入宮當時倉卒失國重事寧  
鑠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闕讓侍中鑠  
既歸義最晚常懷憂懼每於眠中蹶起坐與人語亦多謬  
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鑠為人負才狡競每與兄  
弟計度藝能與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尋薨贈司徒加以  
祭穆之謚三子敬猷敬深敬先敬深封南安縣侯敬先繼  
廣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命左右於前  
逼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  
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一百其夕廢  
帝亦殞明帝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改封孝武帝第  
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為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  
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為南平王繼鑠休  
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疑第  
二子伯玉為南平王繼鑠後昇明三年被誅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  
廣陵王二十六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弊改封  
隨郡王上欲大舉侵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



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侵命諸藩並出師皆奔敗唯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剋弘農關陝元凶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為刺史孝武入討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并遇劭將華欽更導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為荊州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為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得士庶之心頗有勇略明年

義宣反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曰柰何持此座與人帝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誕初討元凶豫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勲上性多猜煩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材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傳出為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猜亦潛為之備至廣陵因魏侵邊脩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三



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饒為誕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  
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殺饒吳郡人劉成又訴稱息道就  
伏事誕見誕在石頭城內脩乘輿法物習唱警蹕向伴侶  
言之誕知密捕殺道就豫章人陳談之又上書稱弟諫之  
在誕左右見誕與左右莊慶傳元禮等潛圖姦逆常躡陛  
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呪詛諫之與建康右尉黃達  
往來誕疑其宣漏誣以罪被殺其年四月上使有司奏誕  
罪惡宜絕屬籍削爵土收付法獄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  
貶爵為侯遣令之國上將謀誕以義興太守桓闓為兗州  
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闓襲誕使闓以

之鎮為名聞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將成使  
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驚起召錄事  
參軍主璵之曰我何罪於天以至此斬蔣成勒兵自衛遣  
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闓即遇害明寶逃自海陵界  
還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自申  
於國無負并言帝宮闈之醜孝武忿誕深切凡誕左右腹  
心同籍眷親並誅之死者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  
嚴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並不欲去請  
誕乃還城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  
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下有伏尸流血廣陵城舊不



開南門云開南門者其主王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為間構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伏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剋外城舉一烽剋內城舉二烽禽誕舉三烽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剋其外城乘勝又剋小城誕聞軍入走趣後園墜水引出殺之傳首建鄴因葬廣陵賤姓留氏帝命城中無大小悉斬慶之執諫自五尺以下全之於是同黨悉伏誅城內女口為軍賞男丁殺為京觀死者尚數千人

每風晨雨夜有號哭之聲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國淑妃初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口衣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眊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入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強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



誕以其言狂勃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  
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殺城陷之  
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巨屬城內八年前廢帝即位義  
陽王昶為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表請改葬誕詔  
葬誕及妻子並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  
牢王璵之琅邪人有才局其五子悉在建鄴璵之嘗乘城  
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許以富貴璵之曰吾受主王厚  
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  
五子號叫於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悉撲殺之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

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閑於篤好文籍文帝寵愛  
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  
階歷位中護軍中書令元凶殺立孝武入討劭錄宏殿內  
自抄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  
道齋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使迎太后還加  
中軍將軍中書監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上  
甚信仗之轉尚書令宏少多病求解尚書令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未拜薨追贈司徒上痛悼甚至每朔望出臨靈自  
為墓誌銘并誄五年益諸第國各千戶薨者不在其例唯  
宏追益子景素嗣景素少有父風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



南史列傳四  
桂陽王休範為逆景素雖募集兵眾以赴朝廷為名而陰  
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  
義之士以收名譽由是朝野屬意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內  
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  
楊運長阮佃夫並明帝舊隸貪幼主以久其權慮景素立  
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  
符恨景素因奔告之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高帝及衛  
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  
自申理運長等及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  
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

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為自防之計多以金帛  
結材力之二時大臣誅夷孝武諸子孫或殺或廢無復在  
朝者且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  
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泣  
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  
飢則啄濁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時廢帝單馬獨出游走郊野輔國將軍曹欣之等謀誘廢  
帝出行因聚眾作難事剋奉景素景素每禁之未欲忽忽  
舉動運長密遣傖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為異計景素知  
即斬之送首還臺四年七月羽林監桓祗祖奔景素言臺



城已潰景素信之即舉兵運長竿常疑景素有異志即募  
嚴景素本乏威略不知所為竟為臺軍破斬之即葬京口  
景素性甚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違侍養太妃有不安景  
素傍行蓬髮與人言向向常恐傷其情又甚儉素為荊州  
時州有高齋刻楹栢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  
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筭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无  
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  
哉乃謝而反之及敗後昌寓與故記室王摘等上書訟其  
寃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璉又上書述其德美陳寃並丁  
見省至齊武帝即位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

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舊塋

廬陵王禧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  
封東海王大明七年進位司空明帝踐祚進太尉封廬陵  
王初廢帝自禧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改封焉文帝諸  
子禧尤凡劣諸兄弟並出鄙之南平王鑠薨子敬深婚禧  
視之白孝武借伎孝武荅曰婚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  
伎非宜也至是明帝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  
方公汝便為諸王之長時禧住西故謂之西方公泰始五  
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禧禧與相曹和欣慰結征北諮  
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暴其罪惡黜為南豫州



刺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明年又令有司奏禕怨懟逼令自殺葬宣城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大明中位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即位為徐州刺史加都督昶輕訛偏急不能事孝武大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言昶當有異志廢帝既誅群公彌縱狂惑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求入朝遣典籤遠法生術使帝謂法生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政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不啓法生懼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法生

至昶即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關

奔魏棄母妻唯携妾一人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

為斷曰白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

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遙拜

其母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明帝即位名長者曰思遠

小者曰懷遠尋並卒帝以金千兩贖昶于魏不獲乃以第

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封為晉熙王明帝既以燮繼昶乃

詔曰晉熙國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骨肉至親尚

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為難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

改射氏為謝氏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為鄆州刺史明年



復昶所生射氏為晉熙國太妃齊受禪燮降封安陰縣公  
謀反賜死

武昌王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  
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拔防身刀斫  
之元凶殺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  
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孝建元年為雍州  
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  
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王號年為元光備  
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王孝武上使  
有司奏免為庶人下太常絕屬籍使付始安郡逼令自殺

即葬襄陽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明帝即位追  
封武昌縣侯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  
為建安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累遷護軍將軍時帝狂悖無  
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辱後人理  
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龍盛稱之  
以明帝尤肥號為猪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  
王年長心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  
劣號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  
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搗地為阮嘗實之以



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  
為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  
每以笑調佞諛訓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  
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  
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季孕臨月帝  
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為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  
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即日屠腊休仁  
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  
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游荆湘二州  
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殺於華林園休仁即日便死

於明帝時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  
殞斂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鼓吹往反時人咸非  
焉明帝以休仁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給三望直  
時劉道隆為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  
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  
為三十人出據獸檻進赭圻尋領太子太傅摠統諸軍中  
流平定休仁之力也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祈福  
助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休仁年與明  
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  
其權謫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



任恂百揆親寄其隆四方輻湊上甚不悅休仁悟其旨表  
解揚州見許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劍履升  
殿受漆輪固辭劍履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  
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為身後計運長等又  
愆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執權彌贊  
成上使害諸王及上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  
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  
上與運長等定謀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其夜遣人齎  
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  
孫而至于滅今復遭覆辜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

免濫我大宋之業其能父乎上疾又慮人情同異自力  
不與出端門休仁死後乃入詔稱其自殺宥其二子并全  
封爵有司奏請降休仁為庶人絕屬籍兒息悉徙遠郡詔  
休仁特降為始安縣王并停子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及  
帝疾甚見休仁為祟叫曰司徒小寬我尋崩伯融妃殷氏  
所生殷氏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暕有醫術姿貌又美  
殷氏有疾暕入視脉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  
陽王明帝即位以山陽恭懷改封晉平王位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



之世未得自專至是貪真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  
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  
者悉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  
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徵為南徐州刺  
史加都督上以休祐貪實不可蒞人留之都下遣上佐行  
府州事休祐假戾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范景達  
善彈奏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且慮休祐將來  
難制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  
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令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  
巖內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  
人隨之上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散不復相得上遣  
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闔與休祐相及蹶令墜焉  
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自後  
引陰因頓地即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  
聞驚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上藥相係至頃  
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矣輿以還第贈司空時巴陵王  
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  
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踬交秀墮地驃騎失控馬  
重驚觸松樹墜地落劍中時頓悶故馳報第其年五月追  
免休祐為庶人十三子並徙晉平明帝尋病是休祐為庶



使使至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廢帝元徽元年聽諸子還都順帝昇明三年稱謀反並賜死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二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軍蠻校尉司馬庾深之行府州軍休茂性急欲自專深之及主禁之常懷忿因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訶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欲以啓聞曰今為何計伯超曰唯殺行事及主帥舉兵自衛縱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夜使伯超等殺司馬庾集兵建牙馳檄休茂中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

拒之城陷斬岷之其日然軍尹玄度起兵攻休茂禽之斬首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有司奏絕休茂屬籍毀姓為留不許即葬襄陽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三年薨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被廢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為東平王紹休倩泰始三年還本遂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井為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為臨慶王休倩為文帝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勇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明帝  
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陸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  
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陽泰始六年累遷驃騎大將軍江州  
刺史加都督貴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劍三十人休範素  
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  
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  
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  
一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害唯休範  
謹澁無才不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憂懼及明帝薨

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  
憤彌結招引勇士繕脩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  
折節於是至者知歸朝廷知之密相防禦母荀太妃薨即  
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時百夏口關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  
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 不晉熙王  
變為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實力出鎮夏口  
慮為休範所撥留自太子狀去不過尋陽休範怒欲舉兵  
乃上表脩城堞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反發自尋陽  
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  
已至新林朝廷震動齊高帝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



廷兵力甚弱及開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攻  
新亭壘屯騎校尉黃回乃偽往降并宣齊高帝意休範大  
悅置之左右休範壯士李恒鍾突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  
不欺人以信時休範日飲醇酒以二子德宣德嗣付與齊  
高帝為質至即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  
首持還左右並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丁文  
豪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知王道隆率羽林  
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劭自石頭來赴戰死之  
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道隆為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  
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高帝遣隊士以靈寶齋首還臺達  
賊埋首道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為據眾愈疑  
惑墨蠡徑至杜母宅宮省恠擾無復固志撫軍長史褚澄  
以東府納賊賊擁安成王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  
子也勿得侵賊勢方逼眾莫能振尋而丁文豪之眾知休  
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勇氣殊壯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  
下邪休範首至又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母宅破墨  
蠡等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又豪等晉熙王燮自夏口遣  
軍平尋陽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  
陵王明帝即位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二年遷都督雍州



刺史寧蠻校尉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側事  
休若多受財賂時內外戒嚴並袷褶沈居母喪被起聲也  
酣飲不具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知沈居喪沈嘗自稱  
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以降號鎮西將軍典籤夏  
寶期事休若無禮啓明帝殺之慮不許啓未報於獄行刑  
信反令鎖送而寶期已死上怒勅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  
爾使其母羅加杖三百四年改行湘州刺史六年為荊州  
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  
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  
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衆賓滿坐有一異鳥集第隅

哀鳴墜地死又聽事上

六曰蛇長丈餘哈哈有聲休

若甚惡之會被徵為南徐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  
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  
兆王敬先勸割據荆楚休若執錄馳使白明帝敬先坐誅  
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  
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偽授為江州刺  
史至即於第賜死贈侍中司空子冲始襲封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  
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  
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頊殷



貞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王子子深同  
生何婕妤生皇王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子真江婕妤生  
皇王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王子羽與始平  
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王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  
子孟次皇王子子泥與皇王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子產與永  
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王子子文並與始平  
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興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  
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淮陽思王子  
霄與皇王子子玄同生次皇王子子雍與始安王子子真同生次  
皇王子子趨與皇王子子鳳同生次皇王子子期與皇王子子衡同  
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子真同生張容華生皇王子子  
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興並出繼皇王子子  
深子鳳子子玄子衡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天子趨子期子  
悅未封為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世年孝師孝武第二子也孝建二年年六歲封  
西陽王大明三年分浙江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為揚州以  
子尚為刺史加都督六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守七年  
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東上大旱鄞縣多饉  
田孝武使子尚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  
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中從事文學祭酒一人比州



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  
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初孝建中  
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  
愛子尚寵衰及長凶慝有廢帝之風明帝既殞廢帝乃稱  
太皇太后令曰子尚頑凶楚王滂亂並於弟賜盡楚王  
帝姊山陰公主也廢帝改封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一  
加班劍二十人未拜受而廢敗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也眼患風不為孝  
愛大以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七年為江州刺史加  
八年改授雍州未拜而孝武崩還為江州時廢帝王

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謀因帝出為逆迎立子勛  
事世帝誅邁使八坐奏子勛與邁通謀遣左右朱景送藥  
賜子勛死景至為道報長史鄧琬琬等奉子勛起兵以

廢立為名明帝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  
等不受命恭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為帝即偽位於尋  
陽年號義嘉備置百官四方響應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  
陽及軍敗子勛見殺時年十一即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  
尋陽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明帝即位  
徵為撫軍領太常長史孔覲不受命舉兵應晉安王子勛



上虞令主晏殺覬送子房遂建鄴上宥之貶為松滋縣侯  
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為禍難勸上除之廢徙  
遠郡見殺年十一

臨海王子璵字孝烈孝武第七子也初封歷陽王後改封  
臨海位荊州刺史明帝即位進督雍州長史孔道存不受  
命應晉安王子範車敗賜死年十一

始平王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封襄  
陽王尋改封新安五年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  
邪太守母憂去儀寵傾後宮子鸞受冠諸子凡為上時遇  
其疾入八子鸞附國為南徐州又割吳郡屬之六年十一

鸞

寵及即位既誅群臣乃遣使

鸞死時年

死謂左右曰願後身不復生

同生弟妹亦死明帝即位改封始平王以建平王昌

延年嗣

永嘉王子仁字孝餘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永

明帝即位以為湘州刺史帝氣 司徒建安王休仁

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第十子也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第十三子也並被明帝賜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也生二歲而薨追



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第十六子也初封淮南王明帝改封安成王未拜賜死

晉陵孝王子虞臣孝舉孝武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封未拜而亡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封未拜為前廢帝所害明帝即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第二十七子也早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第二十七子也明帝賜死

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既薨

武諸子詔以智隨奉孝武為子封武陵郡王

年薨國除

明帝十二男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法

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脩容生皇子智井

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

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脩華

陽王翹次新興王高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

禧智井燮躋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出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



後王室微弱友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君之心  
昇明二年徙南豫州刺史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初封南陽王昇明二年  
改封隨陽齊受禪封舞陰縣公

新興王高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齊受禪降封定襄縣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齊受禪降封荔菴  
公尋並云謀反賜死

刑曰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殺逆之釁事起肌膚因以  
遂亡天性雖鳴鏑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必  
明皇統運疑隙內權彙必所加先自丁戚晉刺以

摧軀已哀由和良  
勿為善詳求其旨將  
蓋古人之畏亂也孝  
騰王室如憊而帝之  
明帝負蝨之慶事非

恒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  
逸有以乎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武諸子提挈以成豐亂遂至宇內沸  
諸胤莫不殲焉強不如弱義在於此  
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

列傳第四

南史十四



五

南史十五

李

延壽

劉穆之

曾孫祥  
從子秀之

徐羨之

從孫湛之  
湛之孫孝嗣

傅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  
韶弟祗  
韶孫珪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京城入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而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目行會直視不言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



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  
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吏分皆倉卒立  
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詔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  
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  
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  
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  
叅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  
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  
謝混為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大事付僕射孟昶  
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

劄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山外呼穆  
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蕃將邪劉孟謂  
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位主分也  
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  
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無由可  
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尚異公至  
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  
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  
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  
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



南史列傳五  
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  
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  
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上施為  
穆之旨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  
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  
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  
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  
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  
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艾書自曰至日中穆  
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

司馬加丹楊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  
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  
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  
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  
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  
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  
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  
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  
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



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摠朝  
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  
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  
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巨時未嘗倦苦  
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贖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  
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  
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曰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  
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  
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  
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

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  
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  
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曰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  
榮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  
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  
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  
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  
幹之器也方宣讚於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遽邇悼心皇  
恩哀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



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故靡有寧歲  
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  
溢于人聽若乃忠規密謀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事滿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

所以陳力一紀遂

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  
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  
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  
正司追甄士守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  
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  
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

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  
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備關輿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  
貴自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  
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  
節嗜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耻  
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  
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棋檮江氏兄弟戲之曰棋檮消食君  
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穀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  
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楊尹將召妻兄弟妻泣



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  
乃令厨人以金狔貯棋檮一斛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  
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奠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  
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  
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  
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  
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飲之因數孫皓歌答曰昔為汝  
作臣今與汝比有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  
痂以為味似鮓魚嘗詣孟顛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  
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禡取飽邕去靈休與

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敬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  
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心中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  
刀斫妻奪煎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  
郎將坐廟莫不脩削嘗為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  
楊死不殯築崇聖寺石慧首剃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  
以泥洹輦送葬為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楊  
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  
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錢何有况不偷邪從事  
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弘開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謚



曰恭于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為徐州以瑀為別駕瑀性  
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密事悉以  
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密事悉以  
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帽邁問其故  
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細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  
不祿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從邁在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為  
御史中丞其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  
僧達六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上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  
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  
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

十步瑀踢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生駭馭精所以  
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驎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  
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感白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  
其不得意謂阿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  
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  
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  
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  
坐奪人妻為妾免官後為員興太守侍中何偃當案之云  
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族  
叔秀之為丹楊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而阿秀遂居劉



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瑯疾已篤聞偃亡懼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散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踈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為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紹袁劉安得免寒士求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衝而不問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為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為尚書僕射祥與奐子勣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

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儂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江革奏其過惡付廷尉別遣敕祥曰我當原鄉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黃一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靈吳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其妻之兄欽之為朱右軍參軍隨齡石



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  
元嘉中再立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為撫軍  
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  
私廢業孝武遣秀之脩復雍部田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  
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示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  
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  
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  
之節度震盪沔泭元凶弒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陽  
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州刺史折留奉祿二  
百十萬付涇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甚富前後刺史莫不

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賓賂並都下貧子出為郡縣  
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政整肅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  
荊州為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  
縣侯徙丹楊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楊與子弟聽事  
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粟選  
擲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時賒  
買百物不還錢秀之以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  
不用遷尚書右僕射時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會  
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為律文雖不顯人殺官長之旨若遇  
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



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捕兵從之後為寧夏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為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疋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為桓循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大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恙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

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為丹楊尹穆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不弄其觀戲常若未



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傳亮蔡邕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向  
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  
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學問為長武帝不豫  
加班劬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  
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眾宮內月  
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  
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  
內屋敗應脩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濟以  
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召入朝告之謀既廢帝侍  
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不許及文帝即位改封南

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  
先二公權說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羨  
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  
之等並謂非宜敢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  
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  
之至西門外時謝晦弟瞻為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  
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  
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領  
軍到羨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  
尉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



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天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  
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  
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  
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  
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  
空守關將入書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  
鳴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秘書監欽之子佩之  
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丹楊尹景平初以  
羨之知權願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  
潘盛為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安佩之等疑其託疾

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註謂傳亮稱羨之意欲令作詔誅  
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  
羨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發  
被誅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為彭城沛二  
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亡  
功反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待剋當即授荊州於陣  
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為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  
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胤  
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



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  
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以為黃門侍郎  
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會稽公主身居長  
嫡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  
留止臺內撝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  
帝微時貧陋過其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  
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  
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  
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  
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

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  
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  
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互  
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  
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  
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  
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  
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  
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  
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碁官



至秘書監湛之後遷丹楊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  
過葬復為前職二十二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  
發其事以陳多不盡為曄等款幸所連有司以湛之関豫  
逆黨事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  
上不許湛之詣闕上疏請罪以為初通其謀誘引之辭  
曄等並見怨咎規相禍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救臣入相  
伴慰懇勲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  
譬深加拒塞以為怨憤所至不足為虞便以関啓懼成虛  
妄非為納受曲相蔽匿又今甲惜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  
蕭思話恨誓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宣達陛下敢惜天倫

彭於曰六 有禁優門 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  
節信命時相往來或三 小意多苦 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  
難測臣顧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  
啓臣雖為下情匪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劔為易而覲  
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  
滅貽耻方來貪及視息不自披訴乞蒙隨放伏待鈇鑕上  
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為南充  
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脩整  
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益湛之更起風亭月觀  
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



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  
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為揚州領太  
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守  
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軌子也湛之  
以為廟筭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  
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公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  
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摠又以事歸尚之  
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  
並受辭許尚之雖為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  
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

瑀之自曄誅仲文免演之瑀之卒至是江湛為吏部尚  
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  
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勅賜溲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  
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被愛而鑠妃即湛  
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  
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  
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入殺之且其夕上與湛  
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  
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子聿之為  
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



孝嗣字如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  
白林投地者言其并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  
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龔爵枝江縣公見宋孝  
武升階流涕乞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  
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屐為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  
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  
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累  
明中為齊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  
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  
宰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

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  
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  
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  
行狀也在郡有能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  
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  
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恁有邁靈丘  
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荅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  
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  
善之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  
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為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為丹楊尹



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  
釐替即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  
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議悉誅  
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縣  
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進爵為公給班  
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二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  
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為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  
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  
故見亮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書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  
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

孝嗣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  
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  
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  
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柘誅  
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眾懷惶惑見孝嗣  
入官乃安然群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  
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為應四五日之夕  
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楊尹不  
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各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  
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



于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  
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  
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  
欲以門應之賢淑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  
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剝其  
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武帝女武康  
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  
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  
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復故封使故  
吏吳興丘叡筮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

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  
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劍四十人加羽葆鼓吹  
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  
軍謚頃子

緄子君禕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  
弦歌為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  
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  
日酣歌每遇歡謹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  
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  
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翫次於弘也君



請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舊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舊文冠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傳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女成太守瑗與郝超善超常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愠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官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武帝以其父直

之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為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



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摠國權聽於省見客  
神獸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  
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  
策文誥皆亮辭也演之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  
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  
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  
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  
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哀  
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  
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

華等及至初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  
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郎為左光祿府進爵始興  
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  
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  
騎馬奔兄迪墓山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庸莫門上亦使  
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其讀詔訖曰亮  
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歎加之  
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迪每深  
誠焉而不能從及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



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  
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頌覆求  
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屬父祖金早卒隆少孤  
貧有與行義熙初年四十五為並州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  
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後太子率更令元嘉  
初為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  
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  
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  
理非後天墮非後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

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為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祖  
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錐不與二祖同載  
天日則石碣稅徒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  
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菁功千里外耳  
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  
執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  
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  
身稱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然也從之  
出為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立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  
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



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  
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  
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  
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  
年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玃王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  
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  
日皆釋而遺之於是中原感悅歸一其眾長安平以為琅  
琊內文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位丹楊尹護  
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為鎮北將軍南兖州

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  
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  
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即位  
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  
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構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亡  
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  
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  
上誅羨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彦之前驅西伐上  
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  
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我事恐非其



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  
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  
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  
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  
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  
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  
是上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  
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安斬以徇  
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  
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河

南全軍而反此惟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懷鬼還進位司  
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  
諸子又有才此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  
仲達也文帝殺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會執朝政慮  
道濟爲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中宴駕道濟不復可  
制十二年上立次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  
夫高世之勲迴家所忘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  
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集船悲鳴會  
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  
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



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  
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  
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  
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  
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  
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  
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  
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  
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韶字令孫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  
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  
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共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義道濟  
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太子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沂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為吏部尚書以珪為  
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  
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姁叔三媾帝姻而今子好餓死  
遂不荷潤蟬腹龜腸豈日已久飢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麟  
不噬誰為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官亦不後物  
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 檀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  
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



官肯不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為爾見苦  
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  
右耳乃用為安成郡丞

祇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

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

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祇

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未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

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聲直謂為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

宋國初建為領軍祇性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職不得

志發疾不自療其年立廣陵謚曰威侯傳嗣至齊受禪

### 國除

論曰自晉網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

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

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為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

也若夫怙才驕物公且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

為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傅二公跪承

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為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

三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

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

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効也道濟



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詔祇克傳胤嗣  
其木鴈之間乎

列傳第五

南史十五





程